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七

明 胡應麟 撰

傳三首

中丞滕先生傳

中丞滕先生者名伯輪字載道閩之建安人也六世祖
禮部郎中員殉難土木祀學宮員生弘恩弘恩生彝彝
生海州別駕澍是為先生王父澍生贈禮部主事鶴齡

卽先生父也娶封安人陳氏以嘉靖丙戌冬季誕先生
先一夕陳太安人夢日輪浮海起幔亭亭如車蓋一
金紫偉丈夫拱立睨其傍厥明先生誕維肖贈公悅爰
命以今名先生警穎殊絕髫髻受經日常數行下弱冠
補邑弟子員時贈公已前貢鄉書凡五與計偕始謁選
得南安倅莅任歿于官先生匍匐奔赴號慟感路人贈
公吏潔廉先生扶櫬歸家壁立瓶粟弗繼先生恒晏如
益發憤下帷潛心神聖大業自洙泗洛閩下逮新會新

建諸家言無所不洞極而期于彌綸康濟沛澤黔黎當
是時先生身未離黌序已隱然負天下望矣會大司空
萬安朱公來督學朱公倫鑿高一代得先生制義大奇
之曰是將為異日儒宗亟拔多士右乙卯秋試果掄魁
壬戌第進士以甲次出宰番禺適潢池弄兵勢張甚先
生橫身排決築外城以捍寇縮浮費三萬餘緡盜野無
所資羣就縛于是兩臺使交疏褒薦以上考遷秩禮部
郎番禺故南海劇地明珠文犀充斥先生束裝度嶺行

索僅梅花數枝宰司廉知狀趣超改先生文選先生持
公壁立苞苴肅清久之政府權貴人多不悅者乘先生
移疾歸卽家拜貴州按察副使先生奮然曰昔尼父欲
居九夷矧今貴竹匪唐漢三苗夜郎彼眈眈奚能難我
立就道俄今皇帝御極棖棟一新冀得耆宿鴻儒挽文
風以迴世道僉謂微先生莫可遂仍故秩督學校浙東
西浙人才炳烺霸天下頃年奇衰溢濫有識隱憂先生
下車申約束樹章程叛道離經雖才必黜自餘纖長曲

善藻鏡靡遺是秋鄉貢士畢出先生門亡一闌入者明
年大合浙東西不及貢髦士三百有奇捐俸入餼之會
城而躬謁臺使者蕭公萬公示以天人性命之與時時
課其藝業殿最之間拔文之尤雅者為錄若陸太史可
教鍾太常化民朱省元用光蔡茂才大節悉矯矯著稱
場屋後先馳驟宦籍亡慮百餘曹談者以先生振勵陶
鎔師模冠絕明興二百年所未覩也先生聲動大廷旦夕
翱翔九卿列屬臺使某欲賈人子補諸生檄先生按令

甲先生申報倖門久塞不宜啓某恚揭蜚語中先生僅
敘遷浙藩右參政先生雖職司會計而浙諸髦士競從
之如雲先生提攜誨諭視督學時無少倦謗俄白擢嶺
南按察使番禺老稚襁負拜瞻壅闕道路先生至則以
政暇登羅浮絕顛觀日出方丈扶桑探勾漏良常朱明
所在窮其勝紀以詩歌羅旁凱旋先生贊畫機宜功第
一幕府奏聞優詔錫金帛遷右布政浙中故事右轄第
雍容閒局先生勵精任職蚤夜弗遑鎮巡見以為越俎

庚辰入計言官遂希旨齟齬先生先生慷慨投牒歸棧
關謝絕一切例予告卿士大夫有司歲月給輿卓先生
願言麾去幅巾杖履徜徉七臺九曲間里中歸宗巖林
莽翳鬱先生廬其下默照靜觀飄飄有塵芥六合想守
相達官屏干旄踵戶闕先生為弗聞也者亡論媻姪乞
援卽親子弟郡邑試未嘗寸牘入公門鄉鄰為不善聞
先生風素相率化人以司馬端明在洛不啻也先生屏
居岩穴僅六載七閩以南童孺走卒亡弗寤寐先生而

冀其大用監司推轂章十數上先生卧益堅既而朝命
敦迫其使者冠蓋屬道途先生強起補粵中右布政河
工訖超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閱江防先生殫心擘畫
條便宜八事上之上嘉納趣命以右副都御史填浙中
先生之吏浙凡三政教而且富氓庶帡冒若二天茲復
秉鉞一方山川草木色飛相慶先生亦惓惓過化視官
維家嚴冬颶風起瀕海堤堰衝決極望無人烟先生多
方賑卹民倚賴全活無算諸惡少白晝剽善良法其尤

不逞者而反覆示羣黨予以維新悉解散浙自辛壬間
載被兵居人岌岌先生軒輜蒞止萬衆帖然黃門章君
尚學特疏方諸古社稷重臣人謂無愧色上方且大用
先生而先生胎稚苦疾疾歲壯漸增比填浙復當多故
日夜拊循其民人以事煩食少屢陳疏乞骸骨上溫旨
勉留有謀猷宏博志慮忠純等諭先生彌感勵盡瘁
答主恩因犯顏力疏改折漕綱停減織造等六事上一
一報可己丑春先生督材官防汛海上渡錢塘疾大作

忽夜偵島夷盛集餘皇犯內地先生投袂起部勒諸將
奮擊大破之馘首虜數百計餘醜鬼奪絕流遁而先生
神慮耗竭疾深入腠理不可為矣凱旋省僚屬迂于郊
覩先生顏色異常日先生猶疇咨民事刺刺不休時暮
春望後十日也越五日集諸藩臬諸司拱手逝片語不
及私事聞上嗟悼贈先生兵部右侍郎無何科臣以海
洋功上特旨賜祭及葬既撫臣復以海塘功上事下大
司空曾公同亨曾公具疏先生勛伐勤勞宜加卹朝廷

是其議予一子入成均制三品未滿考無乞恩請廕例
卽祭塋僅半給惟先生全得之異數也先生修七尺有
餘而軀幹魁岸長髯拂膺望而知為鉅公長者自壯歲
研精太上嘉隆儒碩羅公汝芳陸公光祖許公孚遠孫
公應鼇洎家大人輩盛推轂先生為任道之器其在北
觀工部政則豐城雷公禮主吏部事則蒲坂楊公博並
以累朝勲舊折輩行諏時務于先生至開府留都海忠
介公瑞尤稱莫逆人以兩公剛方毅重其意氣實相契

云先生故以立德立功為上節而兼收互畜時逮詞章
大司寇弇州王公左司馬新都汪公文名震曜慶厯間
先生恒樂道其長未嘗益之以學業即不佞應麟雕蟲
末技無足廁先生下走先生一見遽賓之上座授以前
笏既而忘分忘形所為卵翼撫摩不遺餘力益應麟之
辱知先生埒于生成怙恃古所稱國士無雙風斯為下
矣維是應麟忝竊門牆餘三十載而碌碌塵埃靡尺寸
仰酬大造敬掎摭先生行履之槩俟異日傳名臣者萬

一考焉

林茂才傳

林茂才者名巽字健伯錢塘忠清里人也父曰林仲公受母劉先仲公卒繼潘孺人仲公繇積著起家鏹萬計中年未有嗣夫婦以為憂吉月輒禱祠高禱嘉靖庚戌秋仲公夢神人介而金胄坐堂皇呼曰而知而之季婦娠且俛育乎所育非季子而子也仲公寤持潘臂流涕果爾者吾其鄧攸氏矣潘力贊神言聽之吉因趣仲公

往視則季公婦已前卧卒聞叩戶聲心動遂以厥明生
茂才茂才生有奇表仲公耳其啼曰英物也林氏宗非
是莫亢立取金錢綉祿數事授季公疇昔之夜神人者
業以而子命余矣季唯仲氏欲之即微神人敢辭命明
年仲公寢疾且亟遍召宗人申前諾見茂才于先廟而
命之名罄籍所藏鏹二萬七千屬季公牛羊倉廩室廬
稱是期他日嗣子壯則按籍以歸又為教貽茂才屬以
毋渚洎媵人愛女甚悉季公奉茂才拜受教櫝而藏之

仲公目遂瞑茂才幼警穎異凡兒五齡授章句塾中占對多奇捷九齡習經書義篝燈丙夜大寒暑風雪以為常二十補邑諸生試高等尋受餼學宮凡後先黌序十餘年校藝自監司下迨廣文亡不裒然冠同列然至大期率不利茂才喟然曰以吾下帷之勤卽三事可翹足待而遭蹶一第迺爾天乎詎可以人力爭也因稍稍罷佔俸以菽水娛二親先是季公緣茂才受仲產徒手一朝賞橐鉅萬數中不能無侈心既子女彌益衆嫁娶繁

殷方士羽流競從所好為姦利駸駸漏初籍過半會歸
橐且及期季公熟計無所出則呼茂才謂曰余年邁而
往矣爾方壯任產顧而父遺籍在罄兄弟貲弗能償奈
何茂才泣數行下曰大人休矣兒一身毛髮皆稟之大
人金子奚有大人第以輕貲畀兒往母卽推遺籍兒以
不肖身任之季公大悅悉索餘鏹五千緡畀茂才歸母
潘得茂才果懼甚旣而亟訊故父遺安在茂才謝有之
已長跪前說曰先大人之以厚貲遺兒也亡他上而蒸

嘗下而甘毳世世毋失墜也兒誠不肖仰藉先大人寵
靈廁姓名多士末行博一命用冠帔榮二親蒸嘗甘毳
固餘事矧金帛倘來物庸暇較多寡有無毋潘異其言
而未能驟信欲試以諸艱因屏居一室諸仲公所存器
物錙銖加肩鑰而獨以門戶委茂才茂才謂室人沈曰
吾母之為是也阨我耶嘗我耶玉而成我耶吾聞之龍
泉太阿非盤錯固無以自見卽踴躍前受事凡經費委
輸徭役倚辦宗戚問餽亡弗吝然中宵竅人以仲公且

不亡而仰事母潘於子職尤兢兢及仲公所遺諸眷屬多方體恤無使有纖芥後言蓋母潘久之遂忘茂才之非已出曩季公所乾設置之恬然矣茂才雖以身後仲公而愛慕所生怙恃不少替弱冠母沈病癘茂才晨夕親湯藥娶婦僅再宿卽率之左右病姑歿痛服緣禮降為心喪三載季公晚而察寄息帷床茂才扶飲膳掖寢溲委身巫祝亡虛日病革哀毀逾篤至竟以一慟弗能興未屬纊前一日猶自力拜母潘曰兒不孝事吾母弗

獲始終惟吾母一委之天命遺令室人沈以婉嫗承姑
懽子際春以端慤成父志遂卒得年僅三十八云茂才
內行固甚修其外與人交尤慷慨尚義俠始餼學宮念
受業師某貧推廩食之終身不奉一鐸入他姻族多賴
以舉火婚者周以財居者授以室葬者給以地應接不
暇中閨簪珥脫繼之其卒也里中亡問識不識咸咨嗟
扼腕或號慟至失聲當茂才齒盛氣盈視青紫不翅橐
中物既屢試弗效恒邑邑寡娛中陳力毋潘屬季公橐

垂之候拮据匍匐艱阻備嘗幸家庭亡間謫而會所生
怙恃相繼湮迄捐驅以成孝雖天年蚤終志業鬱而未
暢于為人後之誼兩無負矣世銳言古今人弗相及以
茂才躬所蹈槩之傳記所艷稱庸多讓也茂才娶婦沈
先後事二姑具閭德子際春雋朗嗜學以儒術世其家
胡先生曰當健伯周旋二尊間戛戛乎難哉潘母躬抱
撫無異屬毛季公托孤矣令按籍索遺貲當潘母心謂
寤季公何卽不難傾橐奉所生而潘也堅持成命季公

其奚詞解焉陽委順以適潘而陰輸悃以遂季遺貲旁
落庭亡謹訶卒之令潘也忘其羸而季也忘其誣嫩哉
孝思之格彼神人之預啓仲公弗虛也至捐廩廩師然
諾緩急此其人詎晚近世偃有哉身雖困閭門弗彰所
為貽穀後昆者繩繩乎未艾矣

貞慧唐母傳

貞慧唐母者祝氏邑太平里人也世為望族王父比部
公以制科顯父光祿君修頽然長者而特善居積起家

鉅萬稱素封母生而令淑端穎異凡孩始笄字唐太學
廷倬卽宮保文襄公諸孫而宮諭思濟先生冢嗣也為
人豁達無城府町畦母年十八嬪于唐筐篚資送千計
太學一不問悉閫以內政授之族中率易母年少驟而
當盤錯非任母受事綜理擘畫咸井井中規晨昏服勞
大者姑嫜儕者妯娌微者娣姪亡弗厭其意人人以宮
諭公有賢冢婦云而太學亦用是佳公子稱藉藉太學
雖生長膏粱然恬于世味獨雅好與惟伯游而量故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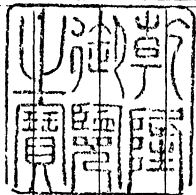
甚既得母亡復內顧念益發舒高會平原河朔間一飲
濡首旬月母大以為憂恒多方譬諫至涕泣下沾襟太
學心善之而未能用竟坐是得沈痼疾母躬視湯藥掖
寢興衣帶不解百晝夜卒不起母號慟顛天俛以身殉
地下顧遺孩宗本呱呱彌月也翻然曰是藐焉者唐氏
宗百代攸係吾奈何輕一死因稍稍進饘粥為撫育後
人計杜門蓬垢絕膏沐稱未亡一切人間世紛華靡麗
屏去耳目寒燈夜霜形影相抱起居寤寐惟唐氏一綫

是圖唐自文襄登八座宮諭大魁禁庭閥閱高華冠寓
縣已太學早世未幾宮諭繼之未幾兩姑又繼之胤嗣
單危僮奴背叛園田室廬蕪穢弗治姻黨比鄰之豪黠
者往往持兩端觀望成敗當是時卽健男子未易支迺
母以笄笄一嫠含辛茹荼介以裊躬彊以勵志勤以率
下儉以治生爬搔拮据四十餘載若史遷所記丹穴婦
清自衛以財人莫敢犯間推其餘潤以霑漑困窮俾太
宰太常之緒已債復興垂斬復續秋毫皆母力也今母

行年六十而宗本服膺慈訓踵躅前修祖父家聲浸假
光大且育丈夫子二人矣于是邑黌士李生惟聰等羣
上事督學使者曰竊見故太學生唐廷倬妻祝氏逾笄
而嫁閱歲而孀弱息露珠高堂風燭而祝栢舟自誓之
死靡他共子職于婦儀抗師模于姆教迨今年逾五紀
行矢一貞里閭觀刑鄉邦慕頌願亟加崇獎以勵風猷
使者下其事郡邑人無間言因棹楔閭左且具列始終
將以次上聞當宁迺是月七日適屆母懸悅之辰宗本

率其婦子戲彩稱觴羅拜膝下母含飴弄孫意遽遽適也己潛然大息曰鄉者而父之歿吾業已蓬垢稱未亡所不從游地下徒以而未立故賴天之靈而既室既後而父逝不復返吾胡以獨樂為宗本默默不自得則紹介郭生來謁九頓首請曰不肖孤匪母亡以有今日繫豈惟不肖孤先太宰太常之脈胥賴母以延以母含辛茹荼勞苦百倍本也卒亡能報稱萬一惟是徼惠大君子片言庶幾當華袞之錫先生幸卒寵施之余時方逃

謝筆研迺余廬去母居僅僅數十武母生平行誼皆余
所夙習見聞且也家大人國士文襄而余及宮諭門忝
忘年小友之目于太學固奕葉通家也以母之大節凜
然不欺其意卽微宗本力請之且揭其高節以風示海
內矧郭生之代請尤力也余安能以筆研辭作貞慧唐
母傳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室山房集卷

八十八至
九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閻澧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八

明 胡應麟 撰

傳二首

長安酒人傳

長安酒人者吾里祝鳴皋也父璋軀幹絕偉修八尺有餘而好勇負氣比鄰王謝子酣酒狎璋廣座中璋躍起奮拳拳其齒幾折坐客大驚已睚眦一市魁袖鐵椎狙

伺得諸巷叱令匍匐呼迺公偃蹇者立椎殺之魁不意
皇賊乞命抱頭去自是璋勇氣聞一鄉鄉遠近相戒莫
敢犯其父及弟兄慮仇家報復為患害且連坐有司號
泣禁沮之璋意不自得脫身走長安更折節為謹厚以
鼓琴遊公卿公卿善璋者為授室納燕媛逾年而娠鳴
臯先一日母夢大鳥縞衣玄裳聳翮而唳于九霄卜史
占之曰吉是惟男子之祥當以文彩知名于當世迺其
性樂雲漢惡虞羅終亦非世途所紕馵矣占既而鳴臯

生鳴臯生慧甚日晶晶數行俱下總角占對數有奇稍
長讀三唐兩都七國諸漢魏詩家言心勃勃慕效之父
璋抑而徇時藝始治易春秋補京兆弟子員試高等以
連最饒學宮非其好也而慕效古文辭愈益甚時發其
意于篇章一撰出一咏成傳錄長安城殆遍諸木天貴
人爭願事鳴臯而鳴臯雅自負下視一世又跣跣蔑禮
法弗耐遽降貴人前而諸貴人之愿事鳴臯徒陽浮慕
冀為代言地而已實亡能推轂祝生者鳴臯覘其微凡

高蓋大冠呵殿持刺來
輒謝病弗迓卽迓無所報
里中兒或白眼視之以是
暴得簡倨聲而獨好飲酒
其天性一舉白淋漓數斗
弗醒終用此困始父璋垂
索留長安一蒯緌外悉倚
辦五陵豪家其歿也豪家
子羣起背殯之鳴臯藉是
得遍遊豪家子長安俗豪
家少年子相率危帽繡衫
挾金丸騁名馬擊毬擘阮
捕博聯翩狹斜為聲容太
上攻奕道書畫闢園墅春
明旁以意氣結要聚族效
河朔平原飲鳴臯故洪飲
出羣少年上又辦口滑

稽弗窮至則盡傾四座衆群少年大驩謂飲非祝先生
弗樂競推為祭酒鳴臯顧世方落落而群少年所尚得
我心慨然有東方氏玩世想因遂浮湛麴蘖中為簿書
期會以次發夙日告治具屆期賓至毋得後月宵花晨
鼈吸鯨吞散髮披襟左手持蟹螯右執如意擊唾壺鳴
嗚誦杜陵贈李謫仙痛飲狂歌空度日之句時而大呼
時而慟哭群少年拊掌竊笑政以酒態當爾爾趣御者
亟進觴叵測其寄寓指也醉甚則以頭搶地竹林諸狂

夫安在哉夜臺沽酒客無祝生爾胡以豪也一日過羣少年飲所觀案頭慶卿傳亟取讀終篇攘袂曰惜哉荆高二庸豎操劔筑靡秋毫羸氏子過我者齏粉矣其喜為大言類如此非狎習而驟睹靡弗驚而鳴臯意自若益發舒問其姓名睨而弗答迫之則漫應長安酒人乎其後謁刺達官長者亦自署長安酒人某歛何生以篆刻受知今皇帝特為鳴臯鑄印章珮之一時名公卿李惟寅沈純父輩挾日與沈飲繇是酒人名噪長安而是

時石羊生業已從按察公至與鳴臯遇華陽碣石間愀
愀然莫相知已問知為酒人則躍然已就酒人語則酒
然已遂把臂為劇譚已遂促膝為劇飲迄三晝夜弗忍
舍去咸自恨相值晚也間以其私臆語生舉世汶汶莫
知余迺今于里中獲元瑞天乎吾其真酒人乎哉自是
稍謝去群少年而從石羊生遊減異時酒中故態什六
七鳴臯為人嗜古文辭放蕩不羈矜意氣重然諾厭薄
俗子浮榮皆與石羊生合尤偏嗜讀書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下迨百家亡弗窺家故貧鬻文所得錢罄持授書
賈妻子凍餓啼號為弗聞也者而四壁琳琅縑素炫心
目石羊生固有書癖兩人緣此彌交親昕夕過從揚扞
古始大而宇宙細而昆蟲明而聖王幽而老佛河懸澗
翻電掣雲蒸機鋒所諧麈尾盡禿語小極呼茗飲澆之
長安麴米春繼進飲已復譚譚已復飲至雌黃藝苑月
旦人羣有好必投有惡必斥兩人恒自詫形骸為二肝
膽維一也蓋鳴臯短而肥石羊生頽而瘦云善詭者或

舉沈昭略王微事為絕倒隆慶戊辰春兩人徒步入西
山置瓢笠廢禪房周覽金銀宮闕四百所長湖巨岑裊
地浴天没日更決策裘糧窮極人迹弗到處所至橫盡
筆端彌月歸倡和篇章盈篋好事家多剗劂以行鳴臯
既自放酒中又修古與時尚悖博士少俊者據高座嘆
惜臨之鳴臯大憤懣柰何以雞助檻而翁裂衣冠譏然
去其籍羣豪家子覩鳴臯數蹭蹬場屋今且并博士籍
去之中厭而狎相侮了無曩時螿折風而石羊生以按

察公外除復將返谿上鳴臯愈不樂處京師會所善邢
直指為買田濟潔遂先發妻子赴之而身留長安酒樓
與石羊生十日飲飲已為別泣數行下曰平生不解作
兒女悲今別知己誠不知涕何從也又曰足下方以盛
年勉荷不朽大業余不幸自放麩藥中今已矣長為農
夫以沒世矣千百世後齊東野人之語或有稱述者吾
其識之鳴臯別余之齊東居五載以歲儉入長安詢所
知適故人邢直指來報命會晤甚懽牛飲過丙夜甫就

榻痰涎泥膈間欲路弗得時吃吃有聲童子以鳴臯醉
夢囁語耳迨明直指就呼之死矣直指為經紀其喪卒
返之齊東直指名侗字子愿故齊東產也始鳴臯居長
安以酒人自呼既去之而復入一以是終竟符其讖

野史氏曰傷哉鳴臯之困于酒也昔唐李杜兩布衣偕
死於客而偕厄于酒鳴臯亦爾爾豈其苗裔耶古之湛
于酒者文士弗經見竹林而下浸有聞彼肩瑰負奇而
所如弗合或顧人間世一無足事事始假以遺外俗楚

誠不得已而託之酒第其狂易自恣若晉劉阮氏之屬嘗疑史泰甚其辭迺今以余所覩記鳴臯否耶然耶鳴臯以酒人自命而竟死于酒至今愚夫傖父姍笑之里中兒維甚嗟嗟彼未覩劉阮氏耳千百世後頌頌酒咏咏懷者能復以酒人名之耶且非酒人而能若是耶雖然里中兒則奈何使之解也

趙先生傳

大庭而降風會茆然靡矣士尚論咸以古今人弗相及

然而孟軻氏稱豪傑輒曰雖無文王猶興何也得非苞
靈孕和衷然挺出者代有其人耶余束髮走四方恒思
一當孟氏所稱而未獲顧得之里中趙先生砥行禊躬
里中五尺童能抵掌道迺四方或未習聞也作東華趙
先生傳東華趙先生者名祐卿字汝申東華其別號也
厥先宋清獻公扞居三衢元末少府君挈家徙澱上十
一傳而為趙先生父處士公以獨行著母童夫人感異
夢娠趙先生先生幼有至性常跣趺危坐識者詫非凡

兒弱冠補邑弟子員歷試高等歲丙午舉于鄉是時趙先生于書槩已無弗窺嘗讀左丘明三不朽語慷慨擊節曰士生天地間駒過隙耳不及時蚤努力樹大業三公五等朝菌奚殊耶始發憤下帷潛心太上自洙泗洛閩以及荀況董仲舒揚雄韓愈昭代薛吳王諸家言咸洞晰旨歸而發颺其所未及作悟思等錄前後萬餘言間以暇日講竟皇帝王霸之略度方今天下可施行者竟有所觸發為詩若文根極性情置漢唐名流靡媿色

矣趙先生業既日益進名亦日益高顧每試春官輒不利居恒自嘆一第足以當不朽卽十上吾甘焉不爾者吾從吾好可也乙丑謁選得高安教授倡明師道為黌校先隆冬沍寒大雪壓廬集諸生談藝其中矻矻丙夜俄就黔中衡文聘取士得人為多學使群江右秀彥于會城念教事非趙先生莫任者趙先生則奉檄往晨起據經坐上坐青衿環侍千餘人質疑發覆人人自以意得去銓曹雅知趙先生儒者負經濟材母令文間局擢

知縣事建平建平故水鄉也圩田歲久污壞什七八民
顧賦靡所出相率流殍他州趙先生至至捐俸募役夫
板築并請倉粟助其成圩迄亡害逃亡歸倭寇四起當
道令悉城屬邑無城者而建平次當城趙先生曰大役
也若疲邑何顧城不可已則多方斥浮濫抑送迎得奇
羨若干先城邑四門餘樓櫓塹堞以時就民大悅爭勒
石頌成功當道幾用上考薦而州以議馬直積與縣不
相能趙先生復爭諸刺史前甚力刺史恚掎摭浮言中

之印馬使竟用此調任之保康民雨泣遮道挽留請得
抱牘訴闕下趙先生揮手謝曰良苦諸父老第此王命
也單車疾馳不挾日抵保康邑踞鄖萬山中姦民目無
長吏白晝殺令尸堂上稱最岩趙先生下車則大召四
境氓諭以禍福而剪艾其一二敗羣者以漸飭壕隍繕
器具稽什伍扞逋逃而開誠布公弘以更始之路巨猾
惴惴告自新無何蘭谷公訃至趙先生徒跣奔歸治喪
事骨立苦塊間闔邑咨嗟其孝服闋補龍溪邑屢中倭

瘡痍之家十室而九撫摩其疾苦而噢咻之歲暮念窮
民無告呼入出已鏹置坐隅寒者衣饑者食病者療不
資公帑寸錢民德趙先生若怙恃以入覲便過省太夫
人冀偕往太夫人苦瘴霧憚行趙先生泣曰母不行而
吾行溫生絕裾哉亟移文乞終老當道報可俄太夫人
遘危疾夜叩天刳股肉以進疾良已太夫人竟享遐壽
不及耄者三服闋再入都補乳源令擢別駕雷州地密
邇珠池亡賴子僉衣重鎧出沒海島以盜珠為業吏追

捕往往殺傷相當趙先生察知不勝憤甫入境日夜勵士衆以待賊葉宗權等餘皇數百趨博里我兵奮勇擊之賊斬鹵獲百數餘黨駭散入諸洋同事叩趙先生計安出趙先生曰賊尚衆未易一舉殲遲之除夜彼揣兵莫至方樂飲吾出不意縱火焚可使無遺類議克合而督府馳檄撫之趙先生以單騎入賊壘至則諸營各羅拜請命惟賊首十數懷狐疑因具以狀聞督府命便宜從事趙先生密偵賊所在遣兩吏賈人裝躡其後而銳

士數十持兵仗繼之賊果不設備悉就禽是役也凡招賊船二百三十二禽賊首一十九瀕海氛翳一空趙先生力也當道方倚重為長城而趙先生以年老堅上事乞骸骨臺使答其誠不忍拒行之日餉遺慰勉有加趙先生既以完節歸慕司馬君實范希文故事與從弟今大學士趙公太僕卿徐公泊家君躬服古道化鄉閭風俗為一變以清獻名德蓋宋代而焚香告天事尤偉則建議舉宗創祠廟而獨捐金數百臺其上曰告天並輯

處士公而上水部公而下積功累仁事為一編命之曰
傳香錄自餘鄉先達偉人劉孝標駱賓王輩皆著論暴
其忠節當世避之性澹泊惡紛華獨寄好山水時時挾
名勝探幽竒長吟短謠儵然自適方秋作感懷十咏騰
播一時他篇什工者尤衆蓋趙先生自罷別駕還里中
及余輩相唱酬十年所如一日也始趙先生業以不朽
奮晚年顧事功僅小試而詞章又小道無足為且德成
名立思有以進是者遂殫精性命築禮斗臺鍵關據梧

取參同悟真讀之行其術有奇驗既益讀楞嚴圓覺金剛諸書乃大悟曰噫嘻道至此乎夫儒以淑世仙以度世梵以出世函三者而一之丈夫事盡矣因著書曰三逃記作佛宮奉大士日跏趺相對宛如髫歲時識者知其宿根所植云趙先生年且大耄矣而色若孺子修眉方瞳步履輕越望而知其稚川弘景輩流至與談竺乾內典則真覺妙明圓機朗照令人身世并忘又鮮不以為維摩詰龐居士也趙先生于余為丈人行余少趙先

生二紀餘然里中稱習趙先生莫余若者趙先生命為傳余不得辭輒稍次其行事傳四方焉

石羊生曰孟軻氏所稱豪傑舍趙先生疇屬哉世沾沾徇耳目七尺之軀浮沈于聲利之途而舉世莫能拔最上侯平津班定遠極矣彼其脉不朽為何物趙先生獨蚤用三大業自期俛得之而暮途棄去益逃諸無何有之域務解脫死生而後已此其人寧有待而興者夫孟軻氏所稱豪傑舍趙先生疇屬哉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九

明 胡應麟 撰

傳三首

補傳一首

補唐書駱侍御傳

駱賓王越東陽郡人也父為博昌令

見本集與博昌父老書中

賓王

生七歲能詩嘗嬉戲池上客指鷺群令賦焉應聲曰白

毛浮淶水紅掌撥清波客嘆詫呼神童比長天才逸發
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並以藻繪擅一時號垂拱四傑云
先是唐起梁陳衰運後詩文纖弱委靡體日益下賓王
首與勃等一振之雖未能驟革六朝餘習而詩律精嚴
文辭雄放滔滔混混橫絕無前唐三百年風雅之盛以
四人者為之前導也永徽中歷官侍御史時高宗孱不
君后壘擅國賓王覩唐運且密移數上書言天下大計
后壘怒誣以法逮係獄中作螢火賦以自廣久之謫臨

海丞高宗崩后塋廢廬陵改唐物賓王恥食周粟卽日
棄官歸賦寶劍思存楚金鉞許報韓之句會英公徐敬
業起兵誅后塋賓王仗策從之敬業雅慕賓王名得之
大悅引至戎幕中羽書文告之屬一切諮焉旣而義師
大集將直指長安賓王援筆慷慨為檄文以諭海內詔
云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潤地實寒微密隱先帝之私
陰圖後房之暱踐元后於翬翟陷至尊於聚麀猶復包
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

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
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殽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
舊臣公侯冢子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
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
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推以此圖功何功不
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于大廷或受顧
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
孤何在云云檄傳四方振動壘讀之至一杯六尺語凜

然曰如此材而流落不偶宰相之過也敬業進兵拔潤
州敗偽周將雷仁智與李孝逸遇下阿擊其前鋒大破
之敵垂遁適星墜營中魏元忠縱火圍逼敬業軍遂潰
黨與悉禽獨賓王變姓名逸去削髮為浮屠居天竺靈
隱間十餘載考功郎宋之問謫官嶺表宿寺中賦詩得
驚嶺龍宮之句思不屬方苦吟一老僧卧禪榻問故遽
續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大駭質明趣訪之
逝矣識者云此駱賓王也以是知敬業之敗有司慮壘

以檄故必斬得其人因斬貌類者以獻云始賓王父早
亡奉母竭力裴行儉再辟幕下皆陳啓峻辭意致委篤
人以方李密陳情表世傳士先器識之云殆匪實錄至
奮身為國舉宗百口棄置若遺其忠孝天性然也賓王
既以起義亡無敢哀其製作者廬陵復辟累詔訪求魯
國郝雲卿始集傳之天寶以還唐風載變後生輕薄齟
齟前薪杜甫氏以凌跨百代之才特推轂賓王至擬之
江河不廢李夢陽王世貞本朝稱大匠咸歸甫論篤而

斥行儉為腐談新都汪道昆尤重賓王檄洎帝京疇昔
二歌方諸秦漢間作者當孽孽革運滔天剝剝生靈毒
痛九野蓋開闢未聞之變一時唐之臣子宋璟姚崇婁
師德輩俯首北面蒲伏裙裾殆不知廬陵何物獨賓王
仗義執言大聲其惡罌雖漏網逆狀纍纍千載讀之輟
磔靡過視行儉目擊惛淫苟全污濁者器識先後何如
哉自唐世因仍周歷日以叛臣刺戾相沿郡乘邑志咸
屏弗錄明萬歷丙子滕觀察伯輪董浙學事于是門下

士胡應麟婺人也首上事訟賓王云竊見故唐臨海縣丞駱賓王大節高風瑰材卓行詞華冠代學業超群至孝篤于平生孤忠竭于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簿而不辭直道事人謫臨海丞而靡悔屬牝晨之篡國玄樞撼而八極搖奮雄略以登壇赤羽呼而萬衆集慟一杯于故主問六尺于元亮歷數屠兄殺子之姦鯨鯢褫冕亟發酖母弑君之惡猊獠寒心旣首建義旗將裂渠魁于七廟旋身膏逆刃尚飛靈爽于千秋偉哉器量無雙詎

曰文章寡二迺史氏頽靡弗昌言于紀述而州民謏陋
迄罷享于蒸嘗誠亘古不白之沈寃實闔郡當先之鉅
典伏惟闡發幽光播揚茂烈聿修廢墜廣勵風猷俾乾
坤壯氣恢弘于崇正之朝海甸英魂鼓舞于右文之日
書上事垂下所司適擢去不果已蘇督學濬至亟申前
議列祠郡城已洪督學啓睿至復采夙聞專祀邑里三
觀察使皆閩人雅尚風節而後先繼至故自賓王舉事
歷宋迄今八百餘載而公論始定于一殆若有天意存

焉於戲賓王不死矣顧新書文苑閣略未詳而劉昫舊唐論述尤謬因稍據臨海丞集掇其忠孝大都暨堊稗官之足徵信者為駱侍御補傳以傳

胡應麟曰吾越之言詩文率繇賓王始非直竒一方耳也迺余產竒中于賓王實晚進云賓王檄后壘大惡數十義炳日星而史臣以怨誹譏之偽周羣鼠倒置君臣大倫以媿壘可也而亘千百載而下而皆周之史何也大明御寓覆盆洞鑿勾萌蠕動有濫必伸而矧于賓王

於虜歷世久而公論明益記之古昔矣

家傳一首

家大人歷履迹

家君諱僖字伯安一字子祥厥先安定先生瑗安定先生仕宋教授吳子姓留吳興遂世世家其地勝國兵起徙蘭谿五傳而為贈奉政大夫禮部儀制司郎中富是曰先大父先大父質而愿與兄弟同業賈獨重然諾安義命用是賈日困而家君總角則已悉讀素問靈樞金

匱等窮其說忽翻然悟曰大丈夫生明世當用仲尼周
公道沛澤萬里胡株守一技亟棄去業儒補邑弟子員
試輒高等是時太宰唐公龍方請告偶讀家君文大奇
之立召見家君甫弱冠衣弊衫草履進而神彩秀徹風
度朗朗玉立一坐客盡傾太宰顧謂諸君是寧獨藝文
卽器識亡兩幾欲以女女家君中奪母命止然自是遇
家君特厚歲問遺無虛日己酉當省試督學豐城雷公
行校士得家君卷快甚為私識其處適萬安朱公以督

閩學至訊雷公諸生義雷公雜取家君卷授之朱公閱
未竟擊節曰此空羣足毋失也雷公徐摘示所識處為
撫掌一大笑兩公皆當代文辭宗牙頰奔走天下士顧
交重家君若此是秋赴省以名高謀僻寓習靜得潘氏
園夜束書至則羣蟻全集室中無隙地一僕夫請縱火
焚之家君擗蹙曰若以是蠕蠕非生類耶一舉火數萬
命立盡胡忍也遽踉蹌還寓越數日入試精思首義至
日晡竟三義闔闈燭矣復屬四義草忽蟻集筆端如蝟

閣筆稍稍去再舉筆再如前時漏且二鼓家君顧事急則不復屬草而錄三書義甫竟夜過半旋縱筆書四義文思輒溢出如泉湧而蟻亦絕不來輟卷申旦矣已中式謁座主方祥先生謝方先生迎謂吾讀子四經似非人間物也始信為羣蟻報云己未第進士迎大父母入都歲歉甚家君罄俸入市白粲大父母而身脫粟俄鄭太宜人病匍匐顛天竟不起奉喪還瘞瘁骨立闔郡嗟咨其孝癸亥服除以郎中公春秋高欲終養郎中公趣

之乃行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乙丑提調場屋爬搔宿垢
百廢具振竣役條陳便宜十事將上之會聞郎中公訃
奔歸毀瘠如喪太宜人禮而貧愈益甚聚徒自給靡寸
牘入有司戊辰再謁選太宰蒲州楊公夙習家君名卽
出他精膳郎以家君補其處踰歲遷祠祭員外逾歲遷
主客郎時諳達以孫巴罕故乞款塞舉朝叵測宗伯潘
公咨主客郎家君謂敵一小入殺傷鹵掠不可以億計
今納款歲費不過十萬緡而於朝廷體甚尊許之便諸

大臣議以克合凡宴錫賚予悉委所司家君擘畫處置
鑿鑿中窾政府大以為材驟遷秩儀制郎亡何穆皇帝
上賓一時登極改元覃恩肆赦詔書宣布中外踴躍咸
以數十年所未覩也於是當以大典勞遷九卿銓曹虛
秩待而會有陝諸王襲封事高皇帝制諸親王庶子封
郡王親王絕而將軍中尉繼者仍故封不在例而王某
故由中尉入其次子亦欲得郡王封家君持不可而某
覬覦王爵甚行萬金大璫恫喝扇謗旁午家君弗為動

曰吾不過罷儀制郎耳姦高皇帝三尺卽幸漏網謂臣
節何事迫權璫迺授旨吏部出家君湖廣右參議益不
踰月襲封典行矣楚歲比大水荆襄二郡彌望魚鼈而
大司農方日夜持尺籍責委輸家君下車太息卽日請
行郡身暴草野中三月盡得虛稅蠲額十之四民大悅
頌生我而二郡故江陵相里也江陵相新得柄威福甚
諸奉檄楚者伏謁視家臣而家君過其門僅一刺江陵
父治第宅四方餽餉幣山積家君公覲外毫不私江陵

子若弟赴省試諸司率毀階級降禮貌家君曰吾天子
藩臬也不復能折腰事權貴由是江陵積怒而當事者
遂上章按家君督餉亡狀例運艘渡江三月淮五月後
期責所司而是歲楚艘皆先月度道路扼腕而江陵從
中主竟奪級調雲南按察僉事家君被命去楚吏民遮
道留以千數已乘扁舟浮洞庭度沅湘吊九疑益西南
行夜郎貴竹萬山中攬觀夷夏大防天地日月所窮際
出沒凡百日抵滇蒞政愈益以恩信逮下不為時尚阻

訟牒鬪爭輒賜粟帛解散之境用大治所轄地鄰緬甸
緬以大理饒涎沫久而屬夷刁氏父死兄弟爭立其兄
尤虓猾自分庶孽不得請則操戈為緬前當道肝食下
其事家君家君飛檄緬諭以禍福大旨謂若不過中國
一郡縣當若盛時悉若衆窺我我沐將軍以偏師殄若
亡遺類今皇帝神聖橫如倭強如夏悉心委命若乃無
故入奸人言若朝啓天朝大兵夕至鞠若地為茂草若
熟計利害毋悔緬得書震怖謝家君則身馳至刁氏立

二人庭下責大義令疾自新兩人誓且泣誓世世不復
倍因為中割其地還報撫臣大喜與臺使交推轂家君
仁而有勇遂以僉事晉藩參不越歲超臬副家君前後
敷歷滇四載所至桁楊罷陳囹圄若洗深山窮谷耳胡
使君名輒頂禮呼佛子然家君為人持大體捐小苛樂
拊循惡迎合屬僚自守令椽丞感刺骨靡二而同列文
深與直指貴倨者往往柄鑿癸未大計卒從不及論疏
有滿腔赤子等語家君慨然曰陽城心勞撫字吾豈以

鷹鷲易鸞鳳哉且吾行年六十間關萬里博一官一級
何異味雞肋今者吾得我卽日拂衣還里中大召親族
故舊日燕飲相勞苦窮乏不能婚者損貲授以室喪暴
露者畀吉壤毋令後時宗人數百指日夕待家君以舉
火間有陽請乞而陰背訾者家君如弗聞他日更以窮
歸益復厚遇之其樂為人所難率此類也家君博大慈
祥忠信坦厚皆天授宿植幼卽慕司馬文正公為人三
尺童子不加一謾語無疾聲無厲色無城府無町畦絕

口不談人過人以橫逆來恒樂受至鄉鄰有鬪則引咎
自辜不能安寢食尤好拯患卹灾老弱病躬調藥飼餽
粥下逮丐徒賤役靡不然賴以全活甚衆生平祭祀外
未嘗殺牲而於小物微命逾謹嘗大會燕中貴賓賓垂
集顧簷前一蠅戢蛛網惻然取置掌理其結結纏糾十
數重家君竭心目力自己至申卒活蠅而後舉會龜鼈
螺蚌之屬必重購投深淵日以千萬數卽蜂蠆亦不令
人傷第謹避而已家君外和而內介與居終日挹畏不

自勝一遇大節臨大義則賁育莫能奪故一扼于中貂
再扼于權相又再扼于臺使者皆坐此也始用布衣奮
閭巷中間空乏隱憂險阻毀折靡不備而意常豁如視
宇宙百物一亡足嬰其內自以少時抱羸疾數勤大父
母稍壯卽斷一切嗜欲今年踰耳順形神甚茂鬢鬢黑
而貌數腴驟而望之四十許人也雅好讀書諸子百家
靡不究業以擴見聞不靳為博長吟短章援筆立就業
以暢情素不靳為名居常不談性命而被服仁義聞望

偉然自嘉隆來薦紳先生童孺走卒無問識不識以為
鞠躬君子大學士李公春芳都御史何公遷天下稱儒
碩咸忘分傾蓋延至家塾命諸子拜床下善人倫者僉
謂家君存謹類萬石平恕類劉寬剛操類嚴挺之雅量
類婁師德樂善好施類白樂天范堯夫至仁卹懇至昆
蟲草木靡不周遍則于古罕見其比蓋實錄云家君他
媿不可更僕盡不肖麟自束髮服膺庭訓迄今靡尺寸
樹且身抱狗馬病大懼一旦溘而令家君淳德泯泯于

當世用是不量謹掇拾大都如右以俟當世大人君子
之秉椽筆者

自敘一首

石羊生小傳

石羊生者金華山中人金華山道書曰三十六洞天故
黃初平牧羊處也生少迂戇好談長生輕舉術又所居
鄰上真于是里人咸謂孺子不習當世務而遊方之外
豈曩昔牧羊兒耶生聞輒大喜自呼石羊生云生父憲

使公母宋宜人五歲憲使公令出侍客客占對必屬
九齡受書里中師業已厭薄章句日從憲使公篋中竊
取古周易尚書十五國風檀弓左氏及莊周屈原司馬
遷相如曹植杜甫諸家言恣讀之憲使公奇其意弗禁
也十三四為歌詩稍稍聞里社中十六補邑弟子員
已挾書從憲使公北下錢塘浮震澤並吳會金陵擊楫
大江益東走青徐齊魯境踰趙入燕乞食長安市悲歌
薊門易水間所至興會感觸一發于詩時莊皇帝御寓

八荒救寧萬里重譯薦紳先生際會綦隆紬述古始吳
則王司寇太常欽則汪司馬楚則吳參知蜀則張司馬
洛則張中丞皆龍奮虎蔚為世宗匠生每慕悅其人顧
諸君子或敷歷四方或退居一壑亡從識面俄黎惟敬
自南海來從友人邸讀生閒居十詠咄嗟何物寧馨詩
四壁冠也而徐子與周公瑕戚希仲歐楨伯陳玉叔何
啓圖康裕卿沈純父祝鳴臯先後至咸交口譽生盱眙
李環衛惟寅方盛與海內諸賢豪談天碣石一日耳生

名亟虛左席以上客迎之由是生歌詩頗傳播長安中
諸長安貴人往往愿交生亡何憲使公以襲封忤大璫
指補外藩生侍宋宜人遷越宋宜人患頭風生日夜治
湯藥遂感羸疾跳匿金華山而會大司空萬安朱公馳
驛過澱水始朱公從長安覩生詩數物色至是發使要
生山中艤舟待載移日生心感朱公知愧亡以報則述
公治水顛末賦長歌七百言以為獻朱公擊節示督學
滕先生曰奈何當吾世而失此人滕公讀大奇之亟移

文博士廩生并檄生入武林時侍御蕭公萬公合試越
東西士千人再拔生文冠次年丙子以經義薦于鄉生
始願從赤松兄弟牧羊窮谷間中屈意當路恒勿勿每
攝衣冠則攬鏡自笑是楚人猴而沐者然用二尊人故
未敢遽絕去丁丑夏北還杜門谿上適王太常先生自
吳中來顧謂憲使公阿戎安在吾願就與語泐談竟兩
晨夕瀕行王公握生手曰不佞縱橫藝苑自于麟外鮮
所畏差強人意獨生耳則又曰生幸及家司寇胡可弗

一遊其門先是生讀弇州四部集謂古今文章咸總萃是幸太常紹介劇懽輒以尺一通司寇司寇業聞生得生恨晚首為生序少室山房詩挈衣鉢授焉生自揣亡能萬一弗敢承也司寇數期生海上坐宋宜人未能赴蓋自是不上春官者六載邑明府喻邦相嫻于詩意不可一世獨善生游覽倡和亡虛日壬午宋宜人病稍瘳而憲使公屢自滇發使督生偕計生顧長公知闕假北上亡從面因努力治裝過吳謁司寇弇山堂叩曇陽

太師恬澹觀恍如躡閬風升兜率揖金母而拜木公其
明年癸未與張中丞遇都下張中丞者新蔡張助父也
生素不相聞邂逅朱山人汝修館片語投合肝膽形骸
幾欲為一卽傳稱傾蓋如故不足喻也俄再下第還里
則張大司馬前此弭節過訪生且屬憲使公必致生幕
下生則復入武林報張公而少司馬新都汪公至自歙
生則復謁汪公湖上汪公持生刺倒屣出于坐間脫七
首視生此戚大將軍贈也生能吐奇語賦此乎生夙慕

汪公甚卽援筆綴長歌千言旣戚大將軍至嘆曰名下無虛士生果然汪公旋挾生過弇州伯仲于中路序生詩所寓寄彌篤至洎抵婁江張大司馬亦取華亭道來會諸君子合并樂甚劇飲沈酣生以一年少翩翩盛集諸君子咸國士屬之人人意得也生結髮從事詞場于當世名文章士僅吳明卿未識面目餘鴻碩俊髦交游莫逆徧海內然于時尚益杌鑿丙戌入都復不第蓋自是三北禮闈矣人或咎生背今趨古生聞輒迫然笑若

欲以萬鍾不朽我乎生性喜靜寂惡紛華于世味聲色
狗馬軒冕玉帛泊然獨偏嗜古書籍所購經史子集其
世自洪荒以至昭代其梓自吳越以至燕閩插架幾四
萬卷治屋三楹貯之黎惟敬大書其楮曰二酉山房而
司寇為記生日坐卧其中毋論里中兒雖同室罕覩其
面又少慕尚子平為人而稟賦孱弱乏濟勝具因繪圖
齋壁綴詩其上曰卧遊室以自遣性尤好纂述所著書
有寓燕還越計偕岩棲卧游抱膝三洞兩都華陽蘭陰

畸園卽鄆養痾婁江白榆湖上等集六十餘卷詩數內
外雜編二十卷筆鼓三十六卷丹鉛新錄八卷藝林學
山八卷弇州律選六卷他未行世者六經疑義二卷諸
子折衷四卷史叢十卷婺獻十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
明律範十二卷明世說十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房書
目六卷交遊紀略二卷堯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
仝姓名考十卷蒐輯諸書有群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
十卷兩司馬錄二卷考槃集十卷談劍編二卷采真游

二卷會心語二卷類萃諸書有經籍會通四十卷圖書
博考十二卷諸子彙編六十卷虞初統集五百卷以藝
先達無若劉孝標駱賓王二子孝標博洽冠古今當梁
武伎君不少殉而賓王武氏一檄為唐三百年忠義倡
世率以文人亡行視之于是合傳二子而輯其遺文為
一編會閩蘇君禹來督學讀生文稱善相屬即日檄賓
王入郡祠千載鬱闕之疑暴濯一旦生亦頗自厭意云
生疎眉秀目長身望之癯然野鶴姿長經月不梳櫛科

頭松下夏則袒裼裸裎藝沈水據槁梧翛然莫窺其際
隆冬盛寒于雪中戴席帽著高足屐行危峰絕壑折梅
花滿把噉之當其為詩歌冥搜極索抉腎嘔心宇宙都
忘耳目咸廢片詞之合神王色飛手舞足蹈了不自禁
以故人相率曰狂生至性孤峭寡諧慕雅士若渴惡俗
子若熱又相率病生狷惟生亦莫能自名姑隨俗牛馬
應而已始生齒髮盛強寤寐古人橐鞬當代銳欲敝帚
一家追隨百氏之末迺今疾病殷憂年踰三十顛毛種

種自顧項領腰肢匪塵世物亡論一切有為視同夢幻
卽文字結習且一洗空之旦夕將從赤松兄弟採藥金
華石室間呼吸靈和永絕世緣參乎大業遊乎混元斯
生所夙負然哉惟是生平歷履大都不亡足述者懼久
益泯泯因稍掇拾為石羊生小傳以自考焉

吊詭士曰士誠各有志哉夫當綦隆豫大之運疇不欲
自奮以取世資石羊生獨厭薄一切為澹泊亡媒之業
此其志可知也左丘氏亟稱三事言若匪所先者他日

之論魯大夫臧文仲也獨曰身沒其言立是之謂不朽此其說奚以徵焉要之德與功非言弗樹若孟列達尊輕重各有攸當必以上次論溺其指矣夫劉駱兩生是非旁午歷千餘載至生而始定生業今方覆瓿百年之後或盛以青黃文之惜當世子雲不得與異日為子雲者一交臂語悲夫

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集卷九十

明 胡應麟 撰

記五首

二酉山房記

二酉山房余所構藏書室也書以經類者三千七百餘卷以史類者再倍之子三倍集四倍凡三萬六千卷有奇友人黎惟敬過而樂之題二酉山房云始余受性韻

蒙于世事百無一解亦百無一嗜獨偏嗜古書籍七齡侍家大人側聞諸先生談說墳典則已心慕艷之時時竊取繙閱十一二從家大人宦遊燕燕中四方都會故鬻書數也而家大人亦雅負茲好每退食諸賈人以籍來余輒從史其旁市得輒乞取盡讀而是時肅皇帝末年旱蝗迭見大父母復就養京師俸入不足恒乞貸鄉里以故帙繁而價重者率不能致間值異書顧非力所辦則相對太息久之已家大人再丁內外艱余再從還

越戊辰復上京師時余年十七始娶亦會家大人官禮部俸入稍優于是極意購訪凡寓燕五載而家大人出參楚東裝日宦橐亡錙銖而余婦簪珥亦罄盡獨載所得書數十篋纍纍出長安自是余奉母宋宜人里居十載中間以試事入杭者三入燕者再身所涉歷金陵吳會錢塘皆通都大邑文獻所聚必停舟緩轍蒐獵其間小則旬餘大或經月視家所無有務盡一方迺已市中精綾巨軸坐索高價往往視其乙本收之世所由貴重

宋梓直至與古遺墨法帖並吳中好事懸貲購訪余則以書之為用枕藉攬觀今得宋梓而束之高閣經歲而手弗敢觸其完好者不數弓而中人一家產立盡亡論余弗好卽好之胡暇及也至不經見異書倒屣傾囊必為己物親戚交游上世之藏帳中之秘假歸手錄卷軸繁多以授侍書每耳目所值有當于心顧戀徘徊寢食偕廢一旦持歸亟披亟閱手足蹈舞驟遇者率以為狂而家人習見弗怪也自余為童子至今年日益壯而嗜

日益篤書日益富家日益貧家大人成進士敷歷中外
滋久乃敝廬僅僅蔽風雨而余所藏書越中諸世家顧
無能逾過者蓋節縮于朝晡展轉于稱貸反側于寤寐
旁午于校讐者二十年于此矣山房三楹中雙闕為門
前施簾幙自餘四壁周列度二十四度尺度皆齊一縱
橫輻輳分寸聯合中遍實四部書下委于礎上屬于椽
劃然而條岌然而整入余室者梁柱椳栳牆壁皆無所
見湘竹榻一不設帷帳一琴一几一博山一蒲團日夕

坐卧其中性既畏客客亦畏我門屏之間剝啄都絕亭
午深夜焚香鼓琴明燭隱几經史子集環遶相向大而
皇王帝霸之事功顯而賢哲聖神之謨訓曲而稗官野
史之紀錄葩而墨卿文士之撰述與而竺乾柱下之宗
旨亡弗涉其波流咀其雋永意所獨得神與天遊陶然
羲皇萬慮曠絕卽南面之榮梵天之樂弗願易也昔人
謂醯雞處甕中蔑知六合之大而終日飽食沒世無聞
為天地間一蠹余自束髮受書卽妄意擬拾一家追隨

百代迺今甫壯而衰亡能萬一自見而徒以七尺之軀
沈痼于遺編敝簡而弗能出則當今為二物靡宜莫余
過者顧余父子累積之勤嗜好之篤與諸書之聚余室
皆非偶然于是歷敘梗槩所由志之山房為一公案非
海內同好不敢以出示也

關忠義侯祠記

漢代關忠義侯義烈英靈炳蔚萬古而祀典之盛極于
本朝慶厯間今香火蒸嘗薄海內外孩提走卒靡不知

有侯者獨侯生平終始大節陳壽寥寥數簡缺略未詳且筆削之正肇造紫陽自朱氏前卽名世鉅儒猶繫統于曹魏則侯之效命先主譚者大都以盡心所事而已其于翊衛炎精恢復漢室之誼槩乎未之有明也迺至東吳諸人名魏仇讐實漢蝨賊自孫策周瑜輩皆不過欲乘時寇愆跨割江表傳之子孫曷嘗有纖忽為劉之念權旣破操鼎足形成纘圖父兄志滿意得烏林之役昭烈奮身矢石以啓全荆而權百計忿爭心瓜分而後

已此其肝膈底裏固可洞見侯睥睨其人曾斗筭弗若
而肯俯與婚乎蓋侯之絕婚孫吳卽其辭爵曹魏方寸
昭昭揭于天日迺後人聾聵動以侯躁忽寡謀過也若
荊州之失王公元美以先主不當委侯

闕

旁援後

勁曾亡一旅之師其失當蔽之昭烈余則以孫氏三世
江東士暇卒練赤壁長驅中原岌岌而周瑜蔽全吳之
甲曾不能乘鋒席銳鏟江北之彈丸比權親率大眾窺
伺合肥張遼以偏師一擊隻輪靡返則侯之舉襄圍樊

淦七軍而震華夏允謂百代之殊勛三分之上略其難
其易未可以淺薄窺也當其時魯肅未亡法正猶在吳
軍徐沛蜀軍秦川努力同心倚角大業則中原之復卽
侯一人負荷有餘昭烈武鄉高枕而議禮樂矣天不祚
漢仁竄則留操遷則止若權若遜為鬼為蜮蓋世之伐
毀于垂成漢事至是遂無復更可為者蓋冥冥之中陰
若尼之不待武鄉淪喪而後決矣然則侯之存亡匪侯
一身漢四百載存亡實侯為係而判于蒙也長江全據

之一言此余所為掩卷咨嗟太息痛恨于吳寇者也今
侯之精爽巍巍赫赫宇宙亡窮迴眎東吳君臣奚啻犬
鼠獨世人習論成敗槩侯生平往往若有遺憾焉者而
絕吳摧魏浩然之正氣穹然之偉績習矣弗嘗鬱而未
彰余甚憤之輒因蒲東趙公命記侯廟而詳著其說如
右若堂構之崇隆侍衛之華煥與興作之歲月日時前
人紀載已悉而余方為侯鳴不平于千載之上固亡庸
于贅錄也

白嶽遊記

白嶽東南一奧區也雖勝槩不越尋丈間而天造神工
炫心駭目游人往往詫為絕奇余夙有少文之癖嘗得
齊雲圖揭之齋中每撫琴動操山靈響答久矣尚以未
及攀陟為恨仲春過新都去茲山百里而近既復過汪
司馬肇林則茲山僅咫尺間會坐中有談及者余豪興
勃勃欲飛司馬及諸仲仍從吏之適暮春三日當玄君
覽揆之辰爰覓笋輿發峪口薄暮抵休寧宿旅舍中傾

白墮十餘巡數浮屠自九華至舉似白岳問孰優曰九
華外拓白岳中撮其勝故未易甲乙也詰朝蚤起行休
寧郭西游女方浣紗堤上平波漲空草色迤邐肩輿過
之袍袖皆綠屬昇者為緩行亭午達岩下曳屐上東天
門飯棚梅庵次日齋服謁玄天太素宮香爐千仞突兀
霞際折而東曰紫霄岩行小倦取磴道百級而下憇無
量壽宮宮司馬新建極華靚可觀千山環拱點水一線
橫拖其前背負三峰矗天而起曰紫玉屏卽女媧鍊石

巨靈削成宜不及此而舊志絕不齒之又稍東穹碑屹立勒文其陽曰三楚升中頌藉第令以烏迹鑿之末不署司馬姓名幾以為漢秦遺碣矣又次日攜酒登文昌閣望五老峰旁三石離立曰三姑余謂弗善易三娥取峨者音近也通諸勝得詩十二章白岳遊人足迹所常至故世所共徵者弗列列勝之後出者如右自餘槩于詩中見之

谿雲閣記

渡澗江並岷行五里而近有山葉然橫峙曰蘭陰俯控
城闔仰屬霄漢邑西南最勝地也山之背重岡沓嶺延
袤而下若鳳騫若鷺躍抵洲上而稍就平是為蘭陰之
麓大雲對聳闌闌萬家飛梁界空舳艫千丈又茲山最
勝地也迺趙君文鎮卽其地為書齋遊息焉堂五楹顏
其楮曰草玄室朱簾翠幙位置甚都堂之後為軒曰嘉
色取柴桑公采菊語也傍隙地藝叢菊數百本枝幹隆
穹飽霜露率逾丈羣木旣脫幽芳錯呈爛然庭除組繡

奪目凡邑中言花事者咸出趙君下軒之下甃方池池
涿淨不容唾金鱗尺餘撥刺藻荇間陽琢石為平臺中
散植牡丹芍藥山茶葵榴之屬右為燠室牖戶蒙密亡
纖隙受風以冬貯蘭蕙素馨左為便房設木榻棊几桐
琴四壁圖繪多名手古銅觚彝鼎官竒泉定諸窰焚妙
香淪嘉苻雜貯江梅岩桂菖蒲而閩中盆卉若牙松若
拳柏亦列置其次焉循曲房稍東為仄逕逕窈窕穿重
壁穴旁為天窻以受明計其衡尺有咫而縱亘五丈折

而北又旋折而東升石磴垂二尋磴窮得方檻小憩
平疇沃野彌望皆綠憩者為跂足弗忍前舍磴緣檻
歷飛梯二十四級梯凡三折每折級如之迤邐絕頂
而至所謂谿雲閣者雕甍翼然金碧焜燿如費長房
夜入壺公壺朝而聳翮閭風之杪舉閭浮提界在我
目睫弗啻也閣四周施畫楯楯之內為風窻三十六
皆洞開河漢縱橫象緯出沒雙溪如帶合流跨其
前九峰若屏離立峙其後振袂而歌赤松則朝真

芙蓉紫薇諸品岫飛動于檐隙已曼聲長嘯騁望
于巖瀨富春之際羊裘翁持釣竿曳草屨貿貿然來
矣蓋蘭陰之勝據吾邑最山麓之勝據蘭陰最而
趙君齋閣籠一邑之瑰麗而盡收之又山與麓之
勝之最也胡先生旣用趙君請數止宿齋頭時縱
目乎谿雲之上乃喟然而嘆曰觀之不可以已如
是夫夫蛙之羣居于埽井也仰而窺夫蒼蒼正色
者甕然焉耳矣釜然焉耳矣夫若是匪蒼蒼者之

眇也地之卑勢固宜爾也一旦而登杜甫氏慈恩之刹而吾之呼吸且泠泠通帝座焉彼浮屠雖高直矗霞外而峭然一柱豈誠什百于埒井乎哉迺厥觀相萬萬其地勢高下殊也趙君斯築崇不逾十仞而廣僅足數筵大都孟軻氏所稱五畝之宅也而能籠一邑之勝而收之卽其人磊砢扶疎亭亭獨上超然廣莫之表匪齷齪棍中流審矣異日者余將拉鴻蒙氏遜趙君化人之宮相與陟叢霄叩大羅歷忉利兜率諸天而後返其觀也

當必有倍進于是姑為記以塞趙君而使之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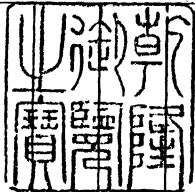
聚順堂記

丁巳冬瑯琊次公有豫章之役過家大人即索阿戎見
見即抵掌語徹丙夜不休洎行送至蘭陰山下攜白墮
躡笈登巔南望九峰蒼翠插天若青蓮然蜿蜒下亘數
十里而遙至風秋潭上止焉斯地也華山枕其後漁塘
匯其前紆曲迴旋于堪輿家言甚符次公指曰鬱蔥哉
佳氣此必有順德君子若隱鹿門者流居其間哉余識

之然遷延數禩未涉其境問其人也迺余宿有元亮之癖聞漁塘余君善蒔菊因同二三友人造焉門以外灌木交加藝菊數百本爛焉奪目漁塘君出迓則貌穆然則色溫然則言呐呐若不出口然予私念曰此次公所云順德君子若隱鹿門者流也迨入而其堂壯以峻其軒翔以朗其迴廊曲欄秩秩而噦噦朱簾高捲花香入座而子若孫胥彬彬然儒衣冠侍余謂友人曰堂以聚順顏厥有旨也漁塘君卽九頓首請曰古自棟宇來肯

堂構者多矣獨畫錦三槐兩堂迄於今若新則惟永叔子瞻之記是藉猥茲野人之居願先生不惜片言記之異日得與兩堂俱永先生之賜其在萬世乎余曰唯唯夫順之義大矣以毫靡乖忤言若導山泉而注之東也順之聚難矣以毫靡缺漏言若會百川而歸之海也聞君庭闈承顏則薛包遜孝順以克諧焉而聚棠棣燕樂則姜肱讓友順以克念焉而聚琴瑟敦好則梁伯鸞輸敬順以克正焉而聚且也以其順德迪子若孫若萬石

君之不言而躬行他日子若孫奉君教遞登臚仕為聖
天子將順之臣則綸音下錫必曰此三代遺民為朕釀
大順之風者德足褒也此堂不更色飛乎哉君謝曰余
不識聚順之與義不謂當耆年而幸聞先生教余曰君
髮鬢已耳順乎此天之所助而聚之所致也立成五言
近體一章壽之因與君約共葆茲順德握手入金華山
中為皇生石羊牧倘皇生乞余作赤松宮記當必有進
於是者今日且醉黃花間毋為元亮所笑



少室山房集卷九十